

多年过去，她终于可以放下那份刻骨哀伤的思念，重新迎来爱情里的春暖花开。

OVER THE YEARS, SHE CAN FINALLY FORGET
THE DEEP SORROW OF YEARNING, TO BLOOM IN LOVE.

春色 暖秦川

Loving you



薇拉
作品
WELLA
WORKS

纯♥爱♥小♥天♥后
【薇拉】爱深情切的
催泪巨作

每个女人的爱情
【生命中都有】
两个挚爱

一个是深埋心底的长相思
一个是相爱恨晚的守护星

谁会陪她上演一场
♥ 倾城之恋

春色 暖秦川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色暖秦川/薇拉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399-6205-4

I. ①春… II. ①薇…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3004号

书 名 春色暖秦川

作 者 薇 拉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石 颖 夏 童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梁佳颖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205-4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第一章

是的，只要是看他一眼，她的心就会莫名地揪痛。痛到血液倒流，只有紧紧地蜷缩着自己，才能觉得温暖。

【019】

第二章

夜晚的青海湖，天空澄澈到透明，这里的星空几乎没有污染，像是一伸手就可以摘下一颗闪亮的星。

【033】

第三章

要不是眼角瞄到陈思思上翘的唇角，秦川决不会答应。女人和女人之间，不说话，也能感觉到那种张力。

【051】

第四章

这种安静让她抓狂，让她难耐，像是有毒的藤蔓一般，从心脏内部蔓延出来，箍紧了她的心脏，让她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67】

第五章

这么些年过去，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这么英俊的男人抱着一个美丽的女人闯进病房说“医生救救她”。

【083】

第六章

“如果给我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秦川喃喃地说，“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走原路重新走一遍。”

【099】

第七章

其实那人躺在床上呼吸匀长，除了看上去比平时线条柔和一点并未见有痛苦之色。病房里没有人，她走近才看到那只被白纱布缠绕了一圈又一圈的手，控制不住隐隐地觉得心疼。

【113】

第八章

心里是冷的，外界的阳光再温热也于事无补，化解不了由内而外的寒冷。因为不间断的噩梦提醒，她对那一日的记忆太熟悉了，根本无法忘怀，像是刻在了血液里。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129】

第九章

恋久必苦，情深不寿。秦川默默地想，原来世上有这么多通透的人，明白想要用时间让爱情变得盛大，是一种多么苦涩的事，却还是忍不住去做了。

【143】

第十章

这样的时刻，站在他身边，秦川忽然想起了陈思思的那篇采访，“爱情不是依附，而是想要同他并肩而立”。

【159】

第十一章

此刻的他抱着一束红玫瑰，在夕阳下出现。远处的天色，从玫红到深紫，是层层渐变的美丽。映得他手里的玫瑰仿佛镶了金边，越发娇艳。

【173】

第十二章

她终于还是放弃他了。他也再没有叫她的乳名，他一个大男人，竟没想到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事情，却成为了自己心里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187】

第十三章

既然时间和远方的空气都无法成为她的那条忘川，那么希望由远及近从时光里走来的周宁远可以将她解救出这种无法抵达终点的爱恋，成就另一个永远。

【201】

第十四章

原来林静雪并非只是他生命的过客，她为他们的爱情找了一个最好的延续，也给了秦川一个最强的对手。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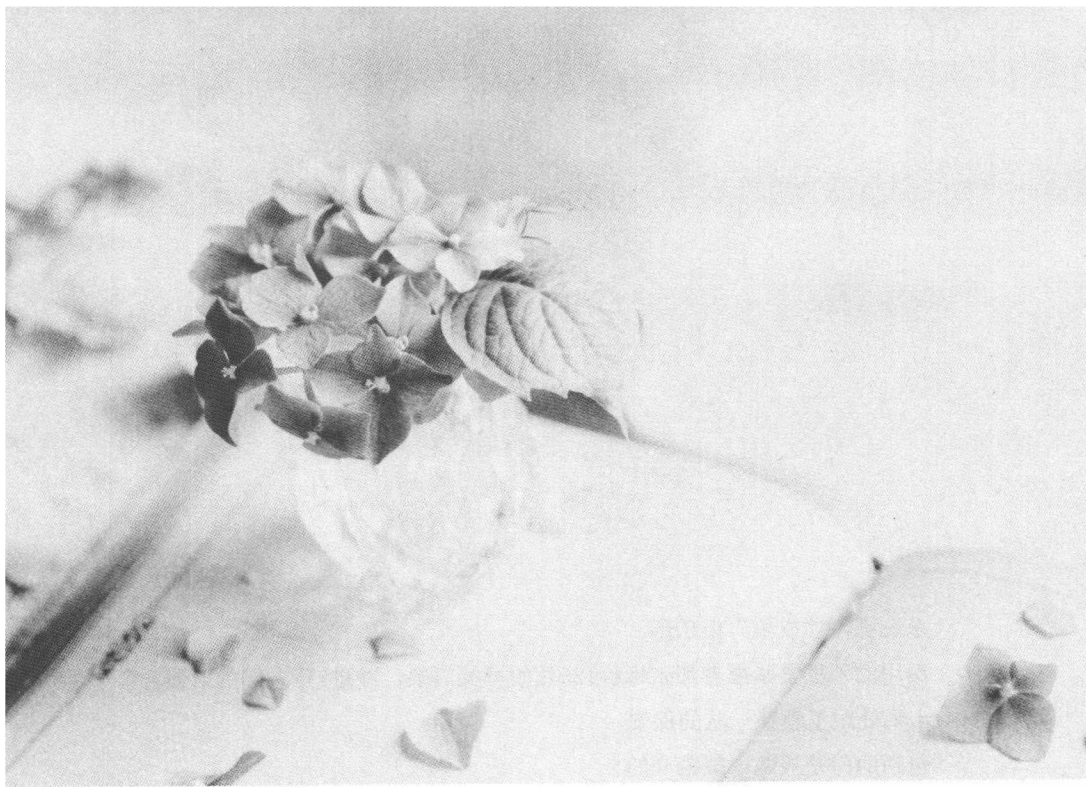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爱情是什么呢？爱情不是谁征服谁也不是谁求着谁，爱情就是我喜欢你，想跟你在一起，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幸福还是挫折，都一起承受。

【233】

第十六章

她一直不觉得婚姻是什么必须的一件事，可是想到以后能够跟一个常常让自己微笑的人在一起，也觉得很有福气。



第一章

是的，只要是看他一眼，她的心就会莫名地揪痛。痛到血液倒流，只有紧紧地蜷缩着自己，才能觉得温暖。

东三环，“夜色”俱乐部。

秦川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标价120元的可笑门票，冲进VIP包间的时候，身后十米处跟了整整一队的保安。

包间的门是被她一脚踹开的。

动静这么大，即便屋里的人HIGH翻了天，也很难不去注意她。

独自坐在小吧台上沉默喝酒的徐哲楠最先推开身边半裸着上身的女人站起来，看到秦川时眼中有什么一闪而逝。

他上前一步，秦川却别过脸转向里面。

“这儿没你们事儿了。”扑了个空的徐哲楠无奈，只对那些匆忙赶来的保安说了这么一句，那些人就默默地撤走了，包间门被悄悄关上。

黑色皮衣，烟灰色牛仔裤，波鞋，长发披肩，头上戴的黑色贝雷帽压得很低，看不见神色，只是那种气势还是老样子，不开口时冷漠得吓人。

“哟，我当是谁呢，这么大胆子来砸咱们的场子，原来是小辣椒回来了呀！什么时候回的，怎么没说一声？”帅气的周云翔一双桃花眼，先是看了看徐哲楠又笑嘻嘻地转眼看着秦川，语调一如往常带着淡淡的调侃。

秦川蹙眉，大步流星地往包厢里面走，大力挥手一把推开周云翔腿上坐着的女人，居高临下看着他冷冷地笑道：“周云翔，你好本事！”

周云翔随即怔了怔，却没料到秦川是冲着自己的，看了看徐哲楠又看了看她狐疑地问：“怎么了这是？”

“你给我出来。”秦川也不回答，只伸手猛地抓住他的衣领。

“秦川。”

“别管我。”秦川回头恶狠狠地瞪住叫她名字的那个人。

周云翔还要再说话，结果秦川却抬手就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继而声音低且沉地问：“周云翔，你怎么敢？”

“妈的，秦川，你……”周云翔一脸的不可置信，抬肘摸了一把嘴边却看到了血迹，他立刻骂道，“你疯了是吧？”

“罗晓云就快死了你知不知道？”秦川的眼神似乎要把他生吞活剥，“你还好意思在这里寻欢作乐？”

不知道是谁在这个关键时刻按掉了音响，场面一度冷至冰点，空气凝滞，似乎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关、我、屁、事。”终于，周云翔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这句话，眼中闪过狠绝的神色，然后指着秦川的鼻子用警告的语气对她说，“秦川我可告诉你，这事儿你们谁都别管。”

秦川一听这话，心中的怒火燃得更旺，她抓着周云翔的手越来越紧，“我别管？我别管？当初你死乞白赖非让我把她介绍给你，现在你又让我别管？周云翔你……”秦川扬手还要再打，却被徐哲楠一把抓住手腕一带，拉开了与周云翔的距离。

“你放开我。”秦川朝徐哲楠吼道。

“你给我好好说话。”徐哲楠寸步不让。

两人对视了好久，最后秦川猛地抽回手，冷冷地瞥他一眼道：“先生，不好意思，我跟你很熟吗？”

话如手指按住了两人心上的肉刺，眼神交错，闪过久违的疼痛。

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形式再次遇到他。接下来的是一晚上的乌烟瘴气让人窒息。

可到底还是年轻，前一晚闹得那样大，第二天出现在荧屏上还是那个明艳动人的秦川。蜜色的肌肤，搭配橙色的连身裙，长长的裙摆一直垂至脚底，乌黑的长发散落在胸前，唇角扬起，可眼神还是冷冷的，如此强大的气场，把一旁甜美迷人的女主持人都比了下去。

“您以前是学舞蹈的？”

“对，不过是肄业。”

主持人的笑容有一秒僵硬，大概没料到她会回答得这样直接，不过马上又问道：“因为喜欢摄影放弃了吗？”

“心情不太好，忽然想出去走走，做摄影师纯属偶然。”她淡淡地道。

“听上去很浪漫。”主持人微笑。

“一点也不。比如这次到肯尼亚，看到贫民窟里那些孩子的上学条件，觉得很心酸。”不喜欢说私事，她不着痕迹地将话题引开，“十几个孩子挤在一间铁皮围合的教室里，挺艰苦。”

主持人仍然是笑着的，看出了她的厌倦可却不肯就此转移话题，“听说这次慈善晚宴是在本城新建的七星级酒店举办，是谁来出资呢？摄影师这个职业很赚钱吗？”

秦川挑眉道：“不，摄影只是维持我正常的开支罢了。你知道，”她比划了一下，“有些摄影器材很贵的，而且要不断更新。”

“所以，坊间说秦小姐的背景深厚，能举办这样奢华的慈善晚宴是有家族的支持，是这样吗？”

秦川的神色变了变，她没想到自己会得罪什么人，场面一度很冷。因为是后台直播，导播都着急得想要进广告了。那一霎间秦川开口：“我们邀请的嘉宾都是社会名流，当然不能选择太寒酸的地方。这家酒店的大老板也是赞助商之一，做慈善的同时也可以宣传自己酒店的形象何乐而不为……”她捺着性子回答。

这么久在外面漂，她的脾气多少也磨平了一些。虽然是摄影师，但是她却不习惯对着镜头，于是她垂着眼帘，像是随时随地在思考。

而此刻，电视机的对面，也正坐着有心人。

“哥，看什么呢这么用心，我叫了你好几声了。”城市的另一头，徐哲需从房内探出头来，“待会儿你进来看着，我要出去。”

徐哲楠听到妹妹说话，摆摆手算是答应，头也没回。把手里的烟掐灭后，他清了清嗓子。

“咦，是秦川啊，我说呢……”徐哲需站在哥哥身边看着荧屏上那个女人，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哥，你说，她是不是更漂亮了？在外面风吹日晒的，虽然黑了点，可还是挺耐看。”

徐哲楠没有回答。

在采访现场，主持人的问题依然咄咄逼人。

“人家都说一个人总是不断地离开一个地方，不是因为想要逃避，就是想要追寻，那秦小姐是哪一种呢？”

徐哲霏本来还想逗逗她哥，一听到这话立刻就皱起眉头，对着电视大声讲：“这女人吃错药了吧，问这种问题。”

荧屏中的秦川眼中似有什么一闪而逝，最后缓缓地开口：“那是你的想法。”

主持人大概没料到秦川这样难搞，嘴角明显地抽动了一下，很快换了下一个话题：“秦小姐这样四处旅行拍摄也有三年了，你人这么漂亮，在旅途中一定会有不少艳遇吧？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可以说来给大家听一听？”

“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慈善拍卖做宣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秦川顿了顿又道，“至于艳遇，多半是有‘遇’没有‘艳’。”说完就望了望站在摄影机后的助手，助手立刻明白她是想要结束这场访问了。

大概是听到导播的指令，主持人的神情变得匆忙，问道：“那么，就是没有咯？”

秦川看了她好一会儿，反问：“你觉得呢？”

画面很快切换到尾声，徐哲霏突然大叫：“啊，我说这女人怎么这么面熟呢，哥，不会是你的桃花债吧！”

“喊什么。”徐哲楠终于不耐，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拿起手机转身回屋。

秦川从直播间走出，助理立刻递过来电话，她看了看，是个陌生的号码。

“打来四五个了。”助理小麦在一边向她报告。

她按下了接听键，那边只“喂”了一声她便已经认出了对方：“周总，你好。”

那边的人显然很愉快，“秦小姐，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认出我的声音。”

“当然，”秦川进了电梯间，“一面之缘，印象深刻。”

“得，就冲你这八个字，我明晚可得多捐一点儿。”那个人的声音一如其人，嬉笑纨绔。

“那我替学生们先谢了。”秦川的声音更为冷静。

“永远这么不卑不亢？”那人语调上扬。

“周总过奖。”她依旧没有表情。

“一起吃饭吧。”那人不肯放弃。

“不麻烦了。我这边离市区还有段距离。”这样的人秦川不想得罪，只得推托。

“不麻烦啊，我就在电视台楼下。”作为邀约人，他则更为干脆。

秦川刚迈出电视台大门，抬眼就看到一辆黑色的车子停在门外，摇下车窗的周宁远朝她招手。这个男人笑起来好像初春最和煦的阳光，见她出来他挂掉了电话对她一挥手，“上车吧。”

秦川想了想站在车门外对他讲：“我开车来的，你带路吧。”

这时候助理小麦已经把车子开了过来，周宁远从后视镜里看了看那辆体积庞大的车问道：“你一个姑娘怎么开这种车？”

“不然呢？周总总不能指望我开着甲壳虫去沙漠拍片吧？”她反问。

周宁远“哈哈”一笑不以为然，对她做了个请的手势。

其实周宁远的一番话让她想到一个人，多年前的生日他问她想要什么礼物，秦川就说想买辆车，他欣然应允。然而后来他发现她只看SUV，于是忍不住教训道：“女孩子不要开这种车，太野了。”

他就是这样，凡事都有自己的定论，不容他人辩驳。

徐哲楠。

那个名字终于在她的脑海中闪过，心里却像是有口气要冲破胸腔而出，憋闷异常。

周宁远的车子带着她一路来到雅悦坊，秦川停好车子后周宁远已经在门口等她。

二人还没进去，餐厅经理就带着一队礼仪迎了出来，站成两排恭恭敬敬地鞠躬道：“总经理。”

“走啊，愣着干吗？”秦川怔了怔，周宁远以为她被这阵势吓到，忍不住催促。

“这里原来是间意大利餐厅。”秦川看着那个中式的招牌，自言自语道。

“我招待个朋友。你去忙你的。”周宁远先是朝餐厅经理点点头，然后转头对秦川说，“对，不过现在改经营粤菜了。”

“以前那个ROTA餐厅也是你的？”她幽幽地问，仿佛去年今日自己还在这里，那家餐厅也是。

周宁远看着她，勾起唇角，“怎么，这里埋藏了你很多回忆吗？”

那笑把秦川拉回现实，她尴尬地清了清嗓子说：“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这是你唯一主动问我的问题。”周宁远如实回答。

秦川低下头先迈步走进去，让人来不及看清楚她的反应。

本来是想要躲开周宁远的探寻，谁知道刚走进去迎面就看到那人走过来。

秦川脚步明显一顿，眨了眨眼睛以为是自己看错，出现了幻觉。

“我打了你电话，”徐哲楠缓缓走到她跟前，站得很近，她能够清楚地嗅到专属他的气味，忽然头有点晕，就听他继续说，“才知道你换了号码。”

一个电话竟然相隔了三年这么久，秦川觉得有些讽刺。她下意识地往后撤了一步，对上他的眼睛，刚想要说话，却被身后的周宁远截断，“哟，徐总，赏光啊。”

徐哲楠抬头与周宁远对视了半晌才大步跨过去握手，然后拍拍他的肩，“周宁远，好久不见。你怎么回来了？”

“是，好久不见。巴黎左岸风太大，把我吹回来了呗。”

言罢，两个男人相视而笑。

徐哲楠再回头时，秦川已经不见了。

从洗手间出来，徐哲楠已经不在。服务员贴心地把她引入座位，有人拿了热毛巾的托盘过来，周宁远挑了一个递给她。

“鼻子不红眼睛不肿。唉，真可惜，我以为你是躲进角落里去哭了。”他故意说。

如果是以前，也许会。可如今呢，再见也许心中仍有暗涌，可闭上眼睛，也能把所有涌动统统压下去。这就是成长。

秦川想着，唇边就漾起一抹莫名的笑意，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回答道：

“周总真是想象力丰富。”

“他也知道这里以前是家意大利餐厅，当时我竞标这里的时候，他也是买家之一，只不过过程中突然就放弃了，真没劲。”周宁远说到这里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秦川的脸，又低头喝了一口茶，“你认识徐哲楠？”

秦川对上他探寻的目光反问：“你说呢？”

“拿对付媒体的招数对付我？这可不行，女士优先。”周宁远滴水不漏。

“那么，”秦川翻着菜单漫不经心地道，“无可奉告。”

周宁远不买账，“我可是头一次看到做慈善的人脾气这样硬。”

秦川可不吃这一套，她点了饭店里的一道招牌菜，一语双关地说：“您也说了，是慈善，不是要饭。”

周宁远笑了，一边招呼员工一边点头道：“对对，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刚才电视台那个女主持是不是跟你有仇啊？”

“不知道。”秦川耸耸肩，柔顺的长发在她的肩头晃动，似乎能听到刺啦刺啦的声音。

“步步相逼，敢这样对你，来头一定不小吧？”周宁远不放弃。

“我可没有调查别人身家背景的习惯。”秦川眼皮都不抬一下。

“你确定不认识她？”

秦川停了下来看着他说：“现在，周总你也对我步步相逼，跟她可是一伙儿的？”

“唔，”周宁远偏头想了一下反问，“你说呢？”

秦川低头不语，沉默很快被电话铃声打断。秦川看到那号码立即接起来，甜甜地叫道：“徐爷爷。”

那边叽里咕噜不知道说了什么，秦川侧脸看向窗外只是一味地点头，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倒是没有了刚才的戒备，最后才恭恭敬敬地说一句：“真的，我这边弄好了一定马上去看您。”

挂了电话，秦川才看到周宁远一直在看着她，于是扬眉道：“怎么？”

“谁的电话啊，神仙似的，我之前都以为你不会笑。”他好奇地问。

“会笑的，只是周总你更会笑，把我比下去了。我待会儿还有事，不能陪你吃饭了。”秦川说着站起身。

“放我鸽子？”

“是啊，我是梁朝伟，赶去伦敦的广场喂鸽子。很忙的。”

“……”

“下次我请你吃饭。”秦川道，“上次你让给我紫砂壶我还没谢你。”

“成啊，还记得就行，我以为你忘了。”周宁远也跟着起身。

直到秦川那辆威武的SUV消失在他的视野里，周宁远才收回望向窗外的视线，半晌叹了口气。

过了一会儿，餐厅经理来问安，看到只剩下他一个人有点吃惊。周宁远点燃一支烟半开玩笑地道：“怎么，没见过你老板被放鸽子？”

餐厅经理是他从法国带回来的老手下，听他这么问立刻实诚地点点头，“是没想到。”

周宁远被他气笑了，“你小子还是经理呢，会不会察言观色？”

“不过，这个，是不一般。”

“那是，”周宁远仰头吐出一个烟圈，看着那烟雾冉冉上升，然后消失在空气中，“天生尤物，有趣有趣。”

徐爷爷就是徐哲楠的爷爷，从小也特别疼秦川，老人家知道她回来特别打了电话，秦川哪有不去看看的道理。开车一路回家拎上早就包装好的紫砂壶赶到徐家，已经是下午两点。她把车子停在徐家门口，刚巧看到徐哲楠的车。

女友换得勤快的人对车子倒是很有些情有独钟的味道，十年如一日还是同一个牌子。想到这里，秦川心中又是一阵莫名的疼。正踌躇着，徐哲需正好出来了。她远远地看着秦川的车子好久，才走近，敲下她的车窗。

“需需。”被抓了个正着，秦川觉得不好意思。

“哟，怎么，几年不见都不认识啦？都来了怎么不进去？不认门儿啦？”徐哲需得理不饶人。

“脑子不好使了，忘了号码。”她掩饰着。

徐哲需撇撇嘴：“这借口可真蹩脚。”

秦川笑了笑：“爷爷是不是还在休息？我给他带了礼物，要不你帮我转交给他？我还有事……”

“进去吧，我哥不在，放心吧。”徐哲霏对她的担忧了然于胸。

被说中了心事，秦川红了脸。

“真受不了你们。”徐哲霏等她下车挽着她的手还不忘抱怨。

一进门，秦川就知道被骗了。徐哲楠就站在客厅的沙发前，跟他父亲说着话，身子站得笔直，从后面看以为在练习军姿。他就是这样，没当过兵却比谁的军姿都站得好。

“爸，你看谁来了。”

徐哲霏扬声喊了一句，匆匆地往里走，生怕被秦川打。

“徐伯伯好，我来看爷爷，他在吗？”秦川走到徐哲楠身边停下来恭恭敬敬地向长辈问安。

“嗯，什么时候回来的？”徐爸爸的语调一如既往的严肃，“怎么晒得这样黑。”

“刚回来。一直在非洲那边，就成这样了。”秦川尴尬地笑。

“爸，你怎么跟训我哥似的跟秦川说话。”徐哲霏坐在徐爸爸的身边，有意无意地道，“人家又不是你儿媳妇。”

徐哲楠瞥她一眼，目光似刀片。

徐哲霏立刻扒着老爸的胳膊寻求庇护，指着徐哲楠夸张地道：“爸你看我哥啦，又用眼神威胁我。”

“爷爷在里面。”徐哲楠为秦川解围。

秦川点点头，“徐伯伯，我进去看看。”

真的见到老爷子，才知道他老人家病得不轻。即便是在家里还吊着点滴，秦川看着这个迟暮的老人，很是心酸。小的时候徐爷爷常常抱着她，甚至让她骑在肩上，逗她玩，待她并不比亲孙女差。

她坐了一会儿见老人仍然没有转醒的意思，便悄悄退了出来。

客厅里早已没了徐哲楠的身影，秦川又与徐家的人聊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

出了门去取车，才看到徐哲楠就站在院子里等她。

秦川一时怔忡，站在原地进退两难，到底还是他先开了口：“这么快就走？”

“下午还有事。”她的眼睛不敢看他，却又不知道要放在哪里。